

所不能是爲真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爲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豈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爲道發不能則非不爲也不能爲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邱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爲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爲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爲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爲矣雖無爲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爲哉聖人之無爲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爲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真無爲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江適解

三五

女集三  
六四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楊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楊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及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

不拘於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偏膠于一曲拘于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仲尼之篇之所以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尙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最深可見矣庚桑子遠見於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列禦寇學進于九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江適解

三

女集二  
八又文

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于列子不謁于南郭之牆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議哉心閉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痊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邱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沉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今之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遂擯而斥之以爲毀訾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前後發明使孔子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  
太宰問其為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善若道者以知  
而亡情能不為為真知真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  
子之應世周旋變故不離於真既不為卷婁藥瘍之彊聒亦不  
為聚塊積塵之無為常居於真知真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  
故此篇始言其真樂真知而終言其真知真能也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  
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江通解

三

女集二

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  
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  
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  
湯而革夏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無有也  
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羲皇其道浸入於  
簡朴則及於古原缺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  
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  
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識先雖一息之往